

10 15 20 25 30

宣講新善長問於事

繪圖真修寶卷



惜陰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山東路口

出版  
上海福州路  
二十六號內

世風不古人心險詐如能循循善誘未嘗不可改過也本局在昔向以武決小說風行海內持公道人心警世俗賢者誤會反足遺誤青年本局慨念前非決去武化引求善化引人以正成之以相畧警人心以補世風耳  
惜陰主人識



修真真修真道  
誠虔虔誠虔心

佛性題贈

# 繪圖真脩寶卷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余家世以力田為業。弱齡時父已謝世。余未能耕也。朝不謀夕。苦不堪言。及稍長。即有四方之志。然依人作計。局促如隸。下駒忽忽。數年毫無善狀。後遊姑蘇。幸得是書。讀之。字字驚心。言言動魄。可以懲創。伏志可以感發。善機于是朝夕捧誦。不忍釋手。雖未能心體力行。以幾於無憾。而大致亦頗覺不走窳。欲盡刊板。刷印。以廣是書之傳。乃兩袖清風。一貧如洗。徒抱虛願。莫可如何。後復遊滬。城迄今數載。奔波竟日。忽爾送窮。闔謀生頗能糊口。因急囑坊友刊板。刷印。是書以慰余夙昔之心。然非徒慰余夙昔之心而已。誠以是書為修身之寶。後救世之真方。安知世之君子之請是書者。不更欲廣為傳之。而轉相引于無窮乎。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同治元年壬戌孟冬。新安華陽汪鏞堂。

余少時即愛讀善書。長喜與端人音接。非禮義孝謹之言。不敢出諸口。嘉慶庚辰臘八日。有一羽士來。余家。揖余言曰。聞先生素愛善書。有真修卷一本。敬授遂置此書於几。而別。余急展讀。則於日用常行。勸誘真切。洵為救世良藥。不勝忻忭。即與里黨時時宣讀。遂有敬信者。集字刷印。本無多。苦無以應。索者。今春武進陳君青雲。借諸善士。編贊刊版。永遠流通。余僻處窮鄉。年就衰老。惟樂善之意。未敢怠荒。尤望同志有人。廣為引勸。俾聞者盡為善人。行善事。庶不負諸君刊送至意。則區區之心。所深慰也。己工既竣。謹誌緣起。以誌世之請是書者。

道光壬辰孟冬。陽湖劉映華。



真修寶卷上集

凡宣卷者 齋戒沐浴 整潔衣冠 端莊嚴肅 高聲朗誦 一字勿錯 身體力行 消災集福

列位肅靜聽我講求大凡為善者是掙一塊福田作惡者是走一條死路死路人人可惡福田個個喜歡而世上每有專要向這死路上去走者何也蓋其人一時蒙了頭昏了徑執了自己的意見不顧良心天理所以至於如此倘若這個時候有人勸他做戒他教訓他一一行行提醒他則亦不至於如此若再勿聽說勸執意昏迷不肯想一想者則這等人是犯了死症無法可除我等散遊海內周流四方看見蒼堂廟宇中與凡燒香船上當香客聚會的時候必將勸人為善的卷宣讀以為佛偈說法此乃最好的好事但其名色不一話句亦多深刻使不識字人與婦女們聽者多不明白只有這一編寶卷開口都是眼前的事體實情實理毫不荒唐說起來句句都是屬實俗語隨口的話庶使聽者個個明白世之善男信女有意掙福田請將此處俗之言聽信則一概惡事自然不肯去做矣可不勉哉

歎曰 喚醒世間人 我盡我之心 願言俗語說來聽客氣 話與斯文不用半毫分

一炷清香爐內裝 謝天謝地謝三光 天地陰陽生萬物 日月星辰照四方

裝束即便謝當空 國家有道民安樂 惟願中華萬歲長 三炷清香爐內裝 裝束就要謝爹娘

爹娘生我男和女 一片心機手脚忙 虛空過往有神明 鑒察人間善惡心 我用諄諄隨口話 也是難逢這道場

懇懇勸化世間人 香煙滿佛堂 大家須肅靜 寶卷便開場

爐內香焚起 香煙滿佛堂 大家須肅靜 寶卷便開場

話說大明天啟年間揚州興化縣有一人姓廣名信從年紀二十來歲一日備了香燭紙馬拜別父母趁看桃紅柳綠的天氣孤身獨步渡江過來要往茅山進香走到三叉路口忽然遇着一位老香客姓張名善教年紀六十來歲長眉白鬚兩人同走直到大茅峰上進了香同下山來不上數十步老香客便開口道小官人你年紀輕輕也愛燒香想必是愛修行的人然而修行一道有真有假我今對你講個真修行的道理罷你須聽者

真修寶卷上集



世上為人總要修 不修那有福來求 女人修到夫人做 男子修來做公侯 富的修來便發貴 窮的修來便轉頭 富貴之人再去修 成佛成仙在後頭 窮苦之人不肯修 世代窮來無罷休

小官人你看世路上那一個不要想好處 那一個不要望發財 那一個不要子孫昌盛壽命延長 所以這一個燒香念佛的事 個個歡喜 至於一生所作的尊障 竟全不曉得 更有癡氣的開口說要修過世 哈哈我

要問你前世為何錯了主意 不曾大大修來 弄到今生受苦 你若說道我前世事不曉得 則今世燒香念佛的事 過世受享 不受享 也未必曉得 更有一種歸教的朋友 指望成仙成佛 直到死而不悟 豈不更

覺癡愚 要曉得修行一道 全在要心跡好 心跡不好 雖日日燒香拜佛 亦沒中用 心跡一好 雖不去看經念佛 亦有功德 心跡二字 只要你在家里 孝順父母 和好兄弟 敬重民主 教導妻子 相與朋友 處處存了

好意 開口說些好話 立身幹些好事 一切姦盜邪淫之事 不去做 才鑽兇惡之念 不肯起 則這個心跡可

還有壞處 處心跡一好 豈不是個真修行的道理 麼你今聽我講來

當初有個王十朋 大大官兒 做一程 有朝一日 回家轉 路上相逢 多少人 手裏各擎香一股 蠟燭黃錢 共泊金 衣冠各自穿端正 隊隊曳曳 向前奔

王十朋道 你們一班人 那裏去做什麼 呢 衆人道 我家裏 並沒有王十朋 道 你們堂上 現在的 父母 豈不是

十朋道 你們家裏 各有活佛 何不敬重 衆人道 我家裏 並沒有王十朋 道 你們堂上 現在的 父母 豈不是

個活佛 麼 衆男女 齊齊聽了 此言 大家 感悟 各各 回家 孝順 父母 了 我 今且 把個 孝字 講來 你 須聽 著

年少 修行 最值 錢 必須 先把 孝 為 先 雙 雙 父母 高 堂 上 便是 當 頭 一 老 天 早 起 夜 來 勤 伏 侍

不宜 冷淡 躲 旁 邊 好 生 看 待 爹 娘 面 勝 是 燒 香 拜 佛 前 爹 娘 面 上 能 花 費 不 須 將 惜 這 銅 錢

銀錢 去了 還 會 來 父母 歸 天 不 復 回 為 人 若 看 輕 父 母 一 世 終 無 好 處 來 暗 中 折 福 還 減 壽

忤 逆 還 生 忤 逆 子 你 思 想 你 身 子 未 從 何 處 那 一 個 不 是 你 父 母 所 生

一口 氣 一 團 肉 分 下 來 成 了 你 一 個 人 身 就 著 你 十 個 月 懷 胎 時 候

走 一 步 動 一 動 時 刻 小 心 生 下 來 男 和 女 十 分 歡 喜 費 心 血 費 氣 力 萬 苦 千 辛

百錢奶 赤了脚 工夫耽擱 去敲冰 洗尿布 冷凍難禁 喂茶飯 喂乾糕 手忙脚亂

蓬了頭 倚親眷 送來吃物 你爹娘 再不肯 糊湯自噉 到街坊 要買點 小兒衣食

或黃昏 穿戴的 新衣新帽 你爹娘 穿著的 舊破布筋 一會說 這男女 處處關心

你身上 一會走 爹娘放心 或雞啼 便埋怨 推拏吃藥 好將身 替代你 退鬼求神

冷和暖 飽和飢 稍放寬心 這眼淚 留不住 心如淋淋 願將身 好替你 死歸地下

那一看 病勢重 爹娘著急 有一日 或顛跌 無數苦心 到長成 又要選 料理均勻

只要出 這男女 病體安平 或驚嚇 病勢輕 心纔放下 好小菜 又要選 門當戶對

與你們 結就了 好好婚姻 又要你 一筆寫 知書達禮 又要你 各處要 能幹聰明

請先生 教讀書 讀書識字 又要你 一筆算 件件皆能 又要你 走出門 殷實老成

屋宇上 各處要 無災無晦 又要你 一世人 變力羸筋 又要你 到後來 多子多孫

又要你 在家裏 太太平平 又要你 一世人 笑臉盈盈 又要你 有幾分 時運弗濟

又要你 一路來 般般遂意 又要你 一世人 壽長八百 又要你 或貪吃 時運弗濟

看爹娘 肚皮裏 立便抽筋 看爹娘 一路來 不肯學好 或懶惰 你日後 招災惹禍

你爹娘 肚皮裏 問問不樂 朝說你 戒忌你 家業膨脹 你又怕 流眼淚 時刻淋漓

弄到個 沒好處 受苦天尊 臨死時 還對你 再四叮囑 教女子 請繡娘 挑花掛繡

煮茶飯 做針黹 色色俱精 臨死時 還對你 多少好話 但願你 到夫家 先做出人



孝公婆 敬丈夫 循規蹈矩 掙家當 能賢慧 各樣稱心 夫妻間 一條心 恩愛到老  
又願你 早早裏 養個外孫 這便是 你爹娘 待你男女 這便是 你爹娘 萬苦千辛  
衆各位 你如今 豈非喪了心 吃了這橘子 忘記了洞庭

小官人你看世上凡有做男女的當其幼小時光見了爹娘那裏肯遠了一遠看見爹爹出外就要  
跟着前去母親坐在家裏一日半日這刻纏繞假如遠了一遠就要直喊直跳假使你母親要到舅家去一歇半  
歇就是騙你在裏裏一日半日這刻纏繞假如遠了一遠就要直喊直跳假使你母親要到舅家去一歇半  
腸一停當一放碗立刻要緊歸家照料你了就是見了母親歸家亦直達直跳了奈何到了今日之下  
你便不是這樣講了 只曉得房有妻子 爹娘偶爾談論你 對著妻子嘻嘻笑 對著爹娘惡口聲  
妻子倘然殺狠你 你偏歡喜笑盈盈 你反恨他間多管 你卻偏偏勿受盆 爹娘肚裏便抽筋  
立時開口要說你 勸你回心做正經 爹娘穿的破衣衫 開言挺撞出高聲 你的本事全身是  
你把爹娘當廢人 半夜黃昏高照燈 爹娘穿的破衣衫 戲場節場妻子去 你替我在家坐  
團團看住來呵奉 這些戲場節場上 難道你還少勿成 爹娘聽了這些話 立定脚來不動身  
看看門戶過光陰 你們嚇得膽心驚 寸斷肝腸哭到昏 倘若爹娘有病痛 葉兒糕點般般買  
妻子傷風并咳嗽 一朝偶爾醫不好 就到我輩勿離經 生前服事死後葬 費盡銀錢費盡心  
樣樣東西備現成 究竟淨文勿盡心 當初我輩勿離經 生前服事死後葬 費盡銀錢費盡心  
那有真心痛二親 等到後來還說道 我今勸你後生輩 這等心腸動不成 看見你 這等忤逆  
此等發虛忤逆種 眼前也有許多人 你去燒香 念佛看經 誰知道 這菩薩 以福來臨  
也要知道 對爹娘 怒氣沖心 你何必 燒這香 要來求福 誰知道 這菩薩 以福來臨  
也便就 眼直突

縱然就 一時間 不計較你 你磕頭 你求拜 枉做虛文 你後來 過時節 清明祭掃  
這圈套 也便就 不必何用 你思想 把爹娘 這等看地 我不該 反看得 沒有毫分  
你後來 養男女 這一條心 這叫做 沒良心 良心喪盡 要巴好 想發達 只怕不能  
為什麼 雲時問 受苦受辛 折了福 減了壽 愈加忤逆 總之就 從高下 點不差分  
虛空中 罰你難 起點利息 更恐怕 還有子孫 斷了後跟 你要知道 枝葉與 眼前人  
你恐怕 總還要 是你的根 這根上 澆壯了 自然長成 我看見 眼前人 每澆葉上  
裁的菜 要發身 乾燥瘦莖 誰知道 一比方 毫不差分 可憐了 眼前人 多不曉得  
這根頭 全不管 你去思想 一對照 吃虧了 自己前程 毫不得 這病根  
只願著 這目下 一片私心 切勿要 就誤了 自己前程 毫不得 這病根  
我勸你 後生家 早些孝順 為人若忤逆 頭等壞心田 毫不得 這病根  
百善孝為先 先人說在前 為人若忤逆 頭等壞心田 毫不得 這病根  
廣信從道老先生這個待父母如何待法呢張善教道小官人你聽我講當初有個孟懿子來問孝孔夫  
子對他說道待父母只要勿做悖理事你若能生前服事他各處以禮死後殯葬他也總以禮殯葬後祭  
祀他也總以禮如此就叫做孝順了子游又來問孝孔子又對他說道如今這孝順只算養他那一  
裏算得孝順麼即如家裏的狗馬也能一色養他你若待父母不能敬重豈不是把父母與狗馬一樣看  
成了當初孔夫子的身子若落瘦你便心上發極了千方百計去斟酌了至於父母到老了倘若病發作  
若不吃食牛馬的身子若落瘦你便心上發極了千方百計去斟酌了至於父母到老了倘若病發作  
就是要死要活他這個做男女的還冰也沒得這等冷傷心哉何得看待父母反不如牛羊狗豕請各  
位各自去思想可也更有一個子夏又來問孝夫子又說道待父母的情理不要說別樣就這個面色都











浪淘沙

可惜老年人以性為心勢頭嚇殺太離總把身邊這媳婦勿當他人  
好急早回頭想透情由婆婆媳婦合機謀不可生心弄到了像個冤孽

做小循規矩

做大要寬宏

各自盡其道

自然和氣通

十一

廣信從道老先生這箇孝順父母教導頑妻勸化婆媳的話一透徹晚輩他日回去一領教但不知  
兄弟之間又當如何更須要請老先生一併說來張善教又道從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時  
還可補手足斷時難再續聽我宣來

兄弟同胞骨肉親

不須有事便相爭

便宜不出大門檻

吃殺虧受只幾分

世上許多無見識

誰知田地容易得

只因聽了妻兒話

却把同胞當路人

或為錢財併田地

朝朝吵鬧不曾停

死活存亡來近身

弟當敬重哥哥面

堂上爹娘喜十分

急難之中無一人

豈非君子親其親

合意相商土變金

若不同心并協力

後來必定淚汪汪

偷得東西暗地藏

那箇私房用得長

我見私房做多少

夫妻兩個通為賊

我今勸你後生輩

私房財財公中敗

傷風咳嗽病纏來

假饒妻子帶來賍

此中虧你好好心

公中去處獨當災

可能受享久長哉

私房不患不多來

兄弟窮來你情願

來處銀錢你收去

也應遮蓋弟兄來

一朝竟把私房做

請問諸公該不該

公裏端然要破財

你獨私房暗發財

同田為富年年長

更有我囊聽調撥

凡有私房不做肉

也應包補大家來

人家未必要分開

帶點賊頭來害哉

或如言語來囉哄

洗漿做起共成堆

不做私房一路來

多因妻子初來候

兄弟相和做一團

或如言語來囉哄

或用蠻經來動拳

請君間看古今來

兄弟時常若不合

外人欺侮必來前

或如言語來囉哄

或如言語來囉哄

惹得爹娘淚不乾

兄弟時常若不合

外人欺侮必來前

或如言語來囉哄

或如言語來囉哄

所說俗言一句話

潘羅破了狗來鑽

人能想透這情節

豈肯還將輕慢看

就是分居各爨後

也宜和好共為歡

杯中酒相通飲

手裏無錢共察探

田地吃虧休計較

語言不合莫生端

上秧田與下秧田

混水不落別人田

男兒勿吃分時飯

只要終身天照看

兄弟相爭一個個

未曾開口就翻顏

一聲出口就相罵

外邊出盡千般醜

誰知血脈周身痛

或聽刁唆去告官

你不知氣走前頭

不知左手將刀斬

斬傷右手血流流

連夜紫荊枯到根

這箇便宜鬼摸頭

但知傷氣走前頭

只因三嫂抄家精

一朝抄到分家產

到後各人婚娶了

尚然不願進新房

記得田家有紫荊

姜肱兄弟好心腸

四個同胞共一牀

弟兄兩個各分田

好田好地弟分去

紫荊依舊與沉沉

骨肉團圓做一房

更有薛包器量寬

添來原與弟弟種

扯直交關年復年

還思兄弟同一邊

榜樣須當仔細看

見好樣來學好樣

自然骨肉好團圓

勸君急急早回頭

此種兄弟君知否

就是門房眾兄弟

雖然各自一離開

一條根上起來由

不可傷情結做孽

休把吾言當淚逢

倘然窮苦要相

從前祖宗原一脈

通族子孫疏遠輩

倘然雨下結成怨

惹得先人兩淚流

勸君及早長思想

休把門房當外頭

通族子孫疏遠輩

倘然雨下結成怨

况教骨肉親兄弟

宣可生心結做孽

從前祖宗原一脈

通族子孫疏遠輩

倘然雨下結成怨

浪淘沙

從來兄弟間

和氣一年年

一世未曾有口角

纔得光先

我今再勸你

你且細推敲

好殺是他人

惡殺是同胞

廣信從道老先生

廣信從道老先生

如此說法

越發拜服了

但兄弟既

如此這夫妻情分

生說了一說

張善教又道

小官人這箇

夫妻情分

只要看當

家的女子及

長做了官

歸家娶親

那女子兩

眼已經雙

以女子及長

做了官歸家

娶親那女子

兩眼已經雙

替女父母

以女子及長

做了官歸家

娶親那女子

兩眼已經雙

替女父母

以女子及長

做了官歸家

娶親那女子

兩眼已經雙

替女父母

以女子及長

做了官歸家

娶親那女子

兩眼已經雙

替女父母

以女子及長

做了官歸家

娶親那女子

兩眼已經雙

替女父母

以女子及長

做了官歸家

娶親那女子

兩眼已經雙

替女父母







一直待看十五六  
 懶經無比十全哉  
 長大桑條鬱勿直  
 祖宗臉面剝將來  
 不須一概由他去  
 或做經營買賣人  
 只要眼前弗凍餓  
 不要多娘費點心  
 第一語言先管束  
 一團孽障害人精  
 斷機教子當初說  
 養女不賢母之差  
 只為爹娘無管束  
 後來性氣却和諧  
 自小若然勿教苦  
 後來厭殺到婆家  
 聲聲還要罵著你  
 浪淘沙 你這做爹娘心也不傷害男女害鄉鄰還說滿腔都好意你去思量  
 俗說最真情管束兒孫勿打勿罵勿成人思想俗言這句話毫不差分  
 倘然勿受教 這也未如何 然這種男女 眼前原不多  
 廣信從道 老先生這個待父母兄弟妻子的話 一行行晚輩盡行領教這一概的尊長又將何以待之  
 張善教道 只要各處存得一個敬字 不論伯伯叔叔族長分長諸親百眷的親長衙門裏的官長地方上

家賬目央人記  
 女眷身邊要鬼催  
 皆因自小多嬌養  
 做個人間一殺胚  
 或者種田多出力  
 一無著落去拋經  
 我今勸你諸公輩  
 眼前能有幾多人  
 循規蹈矩多歸款  
 便是當初實禹鈞  
 割斷機頭相勸勉  
 空空生得一枝花  
 你今有了花嬌女  
 後來兩手似癱巴  
 自小若然愛風月  
 我的女兒却勿差

一竅原來也不通  
 銀錢勿當銀錢用  
 問你爹娘該弗該  
 所以孩兒到長成  
 或如窗下讀書文  
 衣裳不必穿體面  
 切勿安心害子孫  
 其餘中等諸男女  
 正正經經做出人  
 五子教來都好樣  
 至今亞聖獨成名  
 後來出盡爹娘醜  
 及早須當管束他  
 自小便當勿肯做  
 後來必定要淫邪  
 誰道後來成廢物

七寸頭兒捐不來  
 放浪形骸收不來  
 家業根基從此敗  
 或勞其力或勞心  
 或將手藝安心學  
 吃處何須董與腥  
 從來家有好兒孫  
 那個非從教訓成  
 最恨眼前無見識  
 至今千古有名聲  
 養兒不教父之過  
 做事椿椿弗到家  
 自小勿由他使性  
 後來必定懶如蛇  
 一切事情弗歸款  
 面皮剝盡醜難逃

的年長與凡師父師兄名分上長我一輩者年紀上長我一日者總叫做尊長待他要恭恭敬敬說話要  
 軟軟熟熟做事要讓三分也是我們的禮體亦是我們的肚裏動氣這就是我做幼輩的不知世事了非惟失了禮  
 出言無狀做事十分訂真往往惹到做尊長的肚裏動氣這就是我做幼輩的不知世事了非惟失了禮  
 體而且暗中也有許多孽障不可不知日後輪到我輩做尊長的時節則又另有一副格局待卑幼只要  
 含容就有不到處也須寬恕你好我好再不好窺窺一物以為我是一個尊長動不動刻薄這些後生小  
 官人你去想來廣信從道老先生這個尊敬長上一道既然如此那這些家常的事不論大小再請老先  
 生逐一講來他日歸家庶幾全美了張善教道誠如此老漢心上越發高興起來了你且聽來  
 第一錢糧要早完 若寬寬來先辦官 樂得心頭就泰寬 錢糧要細細白連 憑你家中沒得用  
 寧可商量去察探 及早商量及早辦 世上一許多無見識 也是忠報聖主 也如恭敬地方官  
 不做違條犯法事 一生平穩得安然 請看誰能手裏寬 錢漕面上去牽纏 拖欠錢糧做頑戶  
 吞吃漕規硬吃官 也要存心看得穿 上須盡忠去報國 下須撫養萬民安 須要先將好樣看  
 有朝一日為官去 立了功勞滿天下 不須思想賺銅錢 古來多少貪賊者 那一個收成保得全  
 留得名聲到處傳 還須殺在法場前 家私就有千千萬 一撒花來頃刻完 或者飛災橫禍起  
 非但抄家到罄空 或還後代冤冤報 為盜為娼人面前 只有清官盡忠者 揚名後世萬千年  
 或逢賊盜火來纏 代代兒孫去做官 聽了王氏不賢妻 封神立廟受香煙 請看惟有貪賊者  
 後未還有天來報 秦檜貪賊害岳飛 百世流芳還更有 天下人人歡喜 包公鐵面最為清  
 總是面皮剝到完 貪賊豪勢在朝間 日後原還封了神 榜樣許多說不盡 銀錢不要半毫分  
 更有嚴嵩會弄權 並不糊塗貪點利 榜樣許多說不盡 見好樣來學好樣 一邊百世流芳者  
 日斷陽間夜斷陰 世間個人稱讚 你今倘若為官去 榜樣許多說不盡 好將保守這前程  
 一遺遺臭萬年人 倘然斷喪前程了 豈不癡愚一萬分



清風詞

人為財而死為食而亡做了官有威光衙門雖小也軒昂吃著受用都發了何必貪賊  
做官要做清官最正經在朝廷輔聖君鄉間百姓盡沾恩安國安民安社稷蓋世功勳

生前多赫赫

死後少名光

這等為官者

徒然鬧一場

去

廣信從道老先先生這個為人在世一生的吃著受用其間還是白拾著華的呢還是應該將惜的嘔張善  
教道為人第一要惜福那裏有得白拾你看世上凡有創家立業的總不肯吃好穿好只有個敗家當  
的男女吃也拚得穿也拚得活也拚得快活起來便像吃不盡用不了的模樣誰知到了手段一大門面  
拉開家產的出息不要花費只得一步步虧空起來了到了虧空再說凡事當留餘地今我輩就有千家  
萬萬總要將惜一二不可奢華浪費費了一時折了個一生的福弄到後來落薄吃苦面上亦攔不起了  
我今勸你後生輩及早思量凡事收斂些纔是就有大福氣大家當你若能毅將惜無有不好聽我宣來  
居家什麼最為先  
五穀先將要值錢  
天地生成這五穀  
人家必定保平安  
小兒自幼吃茶飯  
多少工夫多少難  
等到成功收上場  
煮成纔得飯來香  
隨常有粥休嫌薄  
須要長留這點心  
三年爛飯家常吃  
越吃從來總越要  
養其心志為君子  
孽障作來難對天  
不肯一毫狼藉去  
潑翻碗外莫輕看  
要知五穀成功日  
水沒乾傷也膽寒  
再揭柴米再擔水  
誰人不靠米兒生  
我今勸你後生輩  
弄到老來餓斷筋  
嘴兒況且似窩竈  
生來各自一條心  
完了家私怨上天  
害了祖宗枉置田  
穿著衣裳也一般  
老來單褲勿連牽  
假如豐當前頭日  
一熟兜根勿值錢  
所以前頭豐當日  
一般情理可參觀  
妻財子祿般般有  
及早安心回轉頭  
或者官司打勿斷  
祖先地下哭號咷  
眼前看得來頭易  
依舊窮枯依舊灰  
所以富饒還把細  
勤儉纔能富貴來  
成家之子莫如寶  
要他去處極易了  
老來懊悔總嫌遲  
孽障作來原勿小  
這般孽障不堪言  
這般一番真孽障  
不須綢緞擺來看  
為人所以將惜  
不若寬餘在後邊  
若得秀來原統足  
不如甘蔗老頭甜  
你須逐一長思想  
足食豐衣勿要愁  
祖上家私太富饒  
或如吃著太花銷  
我今勸你該家當  
定要奢華浪費來  
這種人家處處有  
此人纔得算財財  
富貴倘然浪費了  
敗家之子錢如章  
你今年紀是輕輕  
錯過光陰何去討  
若然能毅勿奢華  
皆因自作而自受  
豈宜還要怨蒼天  
布衣得煖皆為福  
不可一時圖眼前  
種福田中也如此  
也是難逢大有年  
有前無後成何用  
不可高低瞎亂纏  
此種福田全好稻  
子孫容易擺而搖  
後來弄到無收拾  
休把銀錢儘去拋  
只道來頭無了局  
替他恨勿哭哀哀  
我今勸你後生輩  
豈非貧賤又將來  
你如決意要成家  
主意須當立老靠  
我今勸你後生家  
惜福原如一塊寶

貪吃定然兼懶做  
害了兒孫害祖先  
還須自己多埋怨  
何必綾羅要適觀  
衣祿本來有定數  
不宜多堦在先前  
倘然秀根多空癩  
好好收成便值錢  
一竹竿兒將到頭  
眼前能有幾人收  
銀錢勿當銀錢用  
好像滾湯雪上澆  
就是人家財賄來  
大批大判大施威  
當時有了這來路  
把這情由想一回  
我今勸你後生輩  
將惜銅錢須趁早  
英雄好漢勿多時  
切勿一時昏徑了  
我今勸你後生家  
浪淘沙 有錢的  
聽了此言變得好  
時光撒手去狂椿  
椿事體要軒昂  
弄到後來虧空了  
如雞落湯  
此人產易易完成  
害了子孫多吃苦  
適口充腸太是甜  
每見少年穿著好  
却非白拾儘為歡  
後來成了癡標稻  
枉殺青苗與在前  
世上萬般皆如此  
幼年到老樂優游  
我今勸你後生輩  
不是賭來就丟擲  
那曉作來多少孽  
也須不必太多哉  
誰知斷了來頭路  
何勿思量積點財  
況且貧賤出勤儉  
這點工夫細細猜  
要他來處極難難  
要他來處極難難  
倘然執意要奢華  
聽了此言變得好  
時光撒手去狂椿  
椿事體要軒昂  
弄到後來虧空了  
如雞落湯







這就是走邪路不正經人 或娼家 花船上面 一走進 迷昏了 不顧自身  
少不得以後來 傾家蕩產 少不得 纏昏了 命喪殘生 也有的 惹一身 楊梅瘡毒  
弄到個 害斷了 這脊梁筋 我勸你 後生家 拏住主意 切不可 一時間 想去開心  
浪淘沙 後生家 保養身子 切不可 反說道 死也甘心 切不可 一時間 想去開心  
能殺弗淫邪保定身和家 皇天必定早安排 降你許多全好處 無錯無差

我今力勸你 休去想開心 種種姦情事 關係不非輕  
廣信從道老先生 這個貪色一道 既然如此 但不知婦女家的 不長進 其間 又是若何 張善教道 小官人  
這個婦女家的 不長進 只為 沒有志氣 不識廉恥 耳倘若 有了志氣 識得廉恥 一心 顧了丈夫 顧了父母  
顧了自己的 面孔 顧了後代的 子孫 則這些 嬉頭花臉 的醜態 破身失節 的事件 萬萬 不肯去 做了倘若  
不肯去做 便能 敲鐵版 心腸 就是 戲言 也不肯 受別人 一句 況且 婦女家 從了一個 丈夫 不論 好歹 這個  
一身的 皮肉 那裏 還好 去近 別個 呢 近了自己的 骨節 便算 不得 人了 所以 當初 有許多 烈性的 寧可  
別瞎了自己的 眼睛 斬斷了 自己的 手 臂 破開了 自己的 心 肝 斷斷 不肯 失節 所以 如此 地方 上見 他如此 烈  
性 隨即 報上 朝廷 造牌 坊 萬古 千秋 揚名 後世 廣信 從道 這個 淫邪 一事 既然 如此 但不知 錢財 面上  
又當如何 一併 要請 老先生 說來 張善教 又道

我今不表這淫邪 再說謀財一面 差 世上錢財誰不要 宜宜謀意亂如麻 勸君見了錢財面  
須要該應方可拿 不可希圖弄到手 手頭脚且眼前花 眼前花的貪財客 往往終須到破家  
或施巧計串愚蒙 或如專做無賴事 西風頭裏撈不著 撈著之時塞在胸 或用私心去暗算  
或伸手臂長先接 或用虛花做脫空 或者棹棹要僭充 或在地方協嚇騙 或如專起糊塗風  
或逞歪邪用詐風 或逞家私放狠債 或逞強橫去硬奪 打三嚇四欺愚懦 或心不正私偷盜  
種種謀財說不盡 並無半點正經風 當時到手真歡喜 活絡手頭好廓克 父母嬉嬉開口笑

妻兒滿面喜沖沖 誰知這種傷天理 到後偏偏天不容 浪裏來時浪裏去 一場歡喜一場空  
鬻糖置產鬻糠賣 燈草燒灰遇惡風 無義之財一個個 後來倒反愈如窮 以後全然仍弄窮  
那個人能好結終 可惜世人看不破 一生死殺在錢中 撈得白得圖眼下 骨上磨來尚滑遶  
分所當然該取的 何勞早早搶先鋒 我道猶如做賊偷 弗要干般惡計謀 見人豈不自含羞  
何況不是好來頭 當時只道該應得 仔細思量這醜態 等到後來勿做肉 人能這裏長思想  
反遭多少人嘲笑 咒罵聲聲不絕頭 世事如同一局棋 勸君休用這心機 錢財面上須清白  
跳出機關弗去謀 自然天數有財來 倘然不是財財命 宣弗全如白弄灰 看破世情真冷淡  
你若該應發財財 不須拚命去貪財 浪淘沙 凡有正經人 財上分明來 清去白碧波清 不肯絲毫有苟且 多取分文  
廣信從道老先生 這貪財一道 多蒙 老先生 一教訓 但不知 別樣事情 還可 請教 一二 否 張善教道  
家常事 一世 為人 再也 說不盡 我總 將要 緊話 對你 講 這 個 親 友 往來 與 凡 吃 酒 撒 潑 的 事 也 要 說 說 你  
且聽著 窮來 親眷 實堪 嗟 你莫 呆呆 冷冷 淡 他 他 若 到 來 門 裏 面 欺 貧 愛 富 看 人 輕  
碑頭 也有 翻身 日 冷淡 他 時 你 就 差 更 有 一 般 混 帳 人 斷 然 不 是 財 財 鬼 發 虛 倒 鬼 全 誇 口  
處處 張皇 賣弄 頻 君子 長貧 知 禮 義 小 人 暴 富 便 欺 人 邪 路 之 人 休 答 文 搭 了 好 人 說 好 話  
就自 相交 好朋友 不須 計校 富 和 貧 正 經 脚 色 多 相 與 自 身 也 就 弗 離 經 眼 前 酒 肉 諸 朋 友  
搭了 邪人 起壞 心 所以 相 交 正 經 者 你 能 各 處 有 情 意 就 是 親 筵 并 喜 事 倘 若 與 人 同 吃 酒  
自古 錢財 如 糞 土 要 知 情 意 值 千 金 也 是 奢 華 一 道 經 自 有 人 來 敬 你 身 也 宜 穩 便 二 三 分  
不須 席上 鬧 盈 盈 酒 醉 喧 嗽 是 亂 人 一 到 喧 嗽 無 體 面 再 若 強 吃 三 五 盞 雖 然 弗 至 關 風 化  
酒中 不語 真 君子 你 如 吃 到 醺 醺 醉 己 是 貪 歪 到 十 分 再 若 強 吃 三 五 盞 雖 然 弗 至 關 風 化  
一定 時時 討 厭 憎

真修寶卷下集



東西南北全不曉  
茶也潑來酒也翻  
面孔此時全不顧  
或如困著小橋邊  
傍人倘若來多嘴  
地下隨身就一眠  
醒來懊悔總嫌遲  
反吃其虧全弄痴  
你會發虛吃一海  
並無一句話慌獐  
請看大禹疏儀狄  
萬里江山一掃光

那怕黃昏與夜深  
半句話兒未出口  
旁人倒反替羞慚  
隨身物事長迷失  
他反先將伸出拳  
種種眼前貪酒客  
渾身嘔得濕淋漓  
就是天生酒量高  
總原討厭一遭遭  
每逢席散先歸去  
恐怕後來以酒亡  
故此周公作酒誥  
不願這身家

傷身又傷財  
何其痴氣耶

從此昏來話也煩  
一心動氣便伸拳  
或因開口遭人打  
店裏年年欠酒錢  
走到家中如爛醉  
自家性命總輕拚  
多少狗來扛了釀  
也須穩便莫嘮叨  
我今勸你貪孟客  
由你酒徒亂發狂  
朝內立時絕旨酒  
再三戒忌酒傷亡

高聲胡氣亂扳談  
此時自己原昏了  
或惹是非去見官  
機密事情常敗露  
遭遭總要鬧喧天  
可憐多少痴男女  
幾乎咬破嘴脣皮  
發虛能吃一海酒  
弗要多言腔調高  
所以古來貪酒客  
未曾沉醉有何妨

心粗胆大身搖擺  
惹得旁人要笑翻  
或者跌來當大路  
古來酒後出真言  
家中事體全去過  
全不思量這禍端  
誰知這種貪孟客  
豈是英雄身分高  
量窄之人最穩當  
許多家破與人亡  
紆王姐已貪來酒

廣信從道老先生這箇貪酒一事晚輩雖蒙見教幸喜晚輩滴酒不聞這此醉漢的醜態可以不犯張善  
教道小官人你說那裏話來老漢難道為你貪酒不貪酒而講的麼所講者無非是大概世情也廣信從  
道老先生晚輩不是這般說法老先生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話數一數二的說來晚輩心上嚇得直  
跳毛骨悚然惟有這貪酒一事是幸喜量窄故而心上歡喜也張善教道既如此老漢再將言語之間與  
凡好巧機謀的事與你講罷你且聽來

生硬原來弗合禮  
別人原滿面天花  
要知開口一團和  
出外和諧相與多  
傷觸善人猶是可

別人開口先駁駁  
你的禮信先就差  
生硬一聲人要惱  
惡人就要起風波

勤君出口休生硬  
起屋髮修門戶開  
也是我們心跡好  
弗要多言去亂拋  
就是家中說句話  
只宜穩便莫輕飄  
一言折盡平生福  
第一心田不可傷  
世上若還奸巧好  
幾曾餓死信天翁  
良田美地年年有  
謀來田地最堪憂  
兒孫自有兒孫福  
鉅萬家私也是丟  
白了頭兒閉了眼  
妻兒男女盡拋開  
眼前善事不能做  
得勝令

總要聲聲口氣和  
一切事情說句話  
好將根本自我培  
少說幾聲最安穩  
也防牆外露風稍  
從來說話闊風化  
禍到臨頭皮也焦  
富貴榮華皆有命  
人間呆漢吸西風  
眼前奸巧事如麻  
只怕金銀無處拏  
謀田脚色未曾死  
休替兒孫做馬牛  
可惜痴人看弗破  
一雙空手蓋棺材  
許多未了得了

遇著人家喜事來  
必須好話說將來  
你如信口胡噴說  
冤家沒有半分招  
要知閉口深藏舌  
關了終身低與高  
所以我要勸你  
不須奸巧弄乖張  
從來奸巧刁鑽者  
惟有謀田最是差  
所以我要勸你  
廢產之人早出頭  
倘若兒孫勝如我  
一生總是亂啾啾  
煩煩雜雜許多事  
青草黃泥做一堆  
所以若能看得破  
一生樂得善門開

出門出路去求財  
不祥之話休開口  
身分終須是殺胚  
是非只怕多開口  
到處安身處處牢  
每見一言有好處  
不須口裏亂胡嘈  
越奸越巧越貧窮  
到後偏偏總是空  
田是主人人是客  
不須這裏眼睛花  
你用千年多少計  
何須要我用機謀  
况教纔做小嬰孩  
都是空空都是灰  
想起為人到此步  
一生樂得善門開

結親結義婚姻事  
步步心機要費來  
總之訥口最為高  
開得差來要起毛  
倘若偶然開口  
一生五福盡來朝  
為人在世過時光  
奸巧原來天不容  
不信但看世上  
十年田地轉三家  
田地從來不可謀  
眼睛一閉一齊休  
兒孫倘若弗如我  
未幾光陰頭白哉  
家產不能帶半點  
自家也要哭哀哀

廣信從道老先生這箇奸刁謀害之事晚輩已蒙教訓了那個賭錢一道究竟做不得麼張善教道那裏  
做得你且聽我宣來

百歲人生能幾何  
及早修全心地好  
如何平地起風波  
眼前賭博如開局







倘然伸手指指指乾了他豈非自己又耽差情節分明還是個弗受領他

這等寬宏量 你須學樣來 不能忍耐者 斷是弗射財  
廣信從道老先生這忍耐而免得官非口舌的話晚輩一領教他日歸家還要重新做人了張善  
教道怎麼的說法廣信從道晚輩的賤性自幼就生得冒失最會動火今蒙老先生一說來貼準是對  
症發藥猶如冒了風寒老先生就賞他一瓶發散虛損毛病老先生就賞他十全大補不論一切調理起  
死回生百發百中的靈丹妙藥各樣都有晚輩今日吃了這個藥醫好了多少症候所以十分歡喜  
是晚輩的造化但不知別樣事情還可請教一二否張善教道  
人生第一要思量 凡事當歸正路行 一路話文隨口說  
福也增來壽也長 此話我今且擲過 再將好話另開場  
廣信從道請問老先生 又將什麼好話來教 惟有心充天不容  
講來你須聽著 為人再勿要心兇 只為世人看不破  
一場空處成何用 豈不全全白白弄風 總要搭橋佔點先  
先來圖個眼睛前 每逢事體如經手 奉勸世人須直道  
誰知人弄不過你 你若弄不過青天 後來家產一齊完  
不可私心用兩般 吃虧吃氣逐年過 逢人到處宜謙遜  
只要忠良心跡多 你如觸犯諸尊長 孽障陰空也必多  
鞠躬如禮笑呵呵 自己長頭有幾句 見了別人有急難  
別人短處休談論 不使經官并告狀 弄他破產聽刁唆  
你用公言去講和 莫教泥土塞官河 或如前日冤讐結  
路見不平須剷削 婚姻事體攬成就 不可從中拆散他  
別家有了歡喜事 你莫旁邊妒忌他 倘若有些時不幸

你去開言說笑他 你若一朝時不幸 此時你便奈如何  
若有善人行善事 你須稱讚表揚他 家中如僕相看待  
你休孤負但憑他 你如孤負別人事 孽障如何消釋他  
你的窮來你的命 豈管連累你們哉 要知窮極還克惡  
不須立刻起風波 從來眼見是為實 惟有耳聞虛的多  
從來事體有三屈 已是前人說過多 齊婦含冤東海早  
紅雨落來三日多 鄙行屈身牢獄裏 皇天六月降霜磨  
所以我今勸化你 不須執意起風波 輕師慢匠這行為  
你何如此動蠻哉 蠻經事體全無禮 我輩斷然不可為  
一般多是爹娘養 不過家中少點財 乞丐沿門如帶病  
碗裏須先滿一回 得了別人財一點 替他也要用消災  
吃了別人虧一點 大家須要用丟開 爛草繩原絆倒人  
大家成對幾時開 為人不可看人輕 硬樹硬蟲鑽著你  
你如執意要硬吃 我道斷然動弗成 他原恭敬二三分  
究竟原如輕自身 你若眼光不肯大 況乎意大全無禮  
所說俗言一句話 過人頭棒好掌起 過人頭話說不成  
總宜謙遜二三分 百年田地轉三卸 誰能望得見前後  
世事十年三反覆 開口說些情理話 立身做點正經人  
及早先從穩路行 無藥可醫除 縱有高棋手 滿盤都是輸  
心田若一壞 無藥可醫除 縱有高棋手 滿盤都是輸  
廣信從道老先生這個培養心跡的話可還有講麼張善教道我不過略停一停那裏就沒得講了你再  
聽著

不可傳開敗露他 人若有些重託你 自問其心該不該  
寬枉事情世上多 許多相像眼摩掌 夏言屈殺嚴萬手  
細細情情看過多 三代為官且不可 也宜好好對他哉  
勸君格外宜將恤 孽障終須消不來 你若與他再犯對  
恐防日後有翻身 算來輕薄別人者 他豈甘心當人  
所以為人在世上 毋鏡遭遭到脚跟 我今勸你後生輩  
纔算真修好法門 誰家保得常無事 你且諄諄教訓他  
不可私心放暗箭 暗箭中誰奈如何 你休背後笑呵呵  
你須搭救去調和 愚蒙脚色無知輩 也要丟開去解和  
休做兇頭起硬波 卑幼待他如刻薄 你須搭救去調和  
我今勸你後生輩 休做兇頭起硬波 卑幼待他如刻薄  
不須太殺暗尖鑽 扯直事情不肯做 一心私意要行兇  
我見心兇有多少 後來總是一場空 我見心兇有多少  
後來總是一場空 一心總要用欺偏 家常斗秤須公道  
家打歪私這算盤 尊長面前宜訥口 你真原是硬心窩  
有人口角相爭論 你且諄諄教訓他 不可私心放暗箭  
暗箭中誰奈如何 誰家保得常無事 你休背後笑呵呵



六畜家中也值錢  
豈宜儘力亂加鞭  
勸君早發慈悲念  
中了狀元著紫袍  
朱照慣常塞蟲穴  
鷹來遮了跌傷腰  
人能各處留心跡  
我却偏偏要說人  
你不小心遭了難  
火燭先宜要小心  
人能惜了一千字  
養個王曾中狀元  
雷公擊碎小兒鞵  
礙路構墩也要鋤  
丹方秘訣去傳人  
不可拖來慢字問  
我向別人去討債  
猶如細雨落乾田  
你能寬了窮人面  
財貯長來壽也高  
天要晴來雨要落  
勸君切勿亂胡行

也須顧戀一年年  
飛禽走獸亦如此  
莫逞強橫去硬纏  
張四兒拏牛要殺  
養兒沒有養門尻  
宏農楊寶收留養  
纔算真修路一條  
天意何嘗來放火  
倒還冤屈這天心  
倘能自己小心了  
必定延來壽一年  
嘉定楊巷橋婦女  
乃是金剛經字紙  
不費錢財不費鈔  
也是我們要小心  
兄弟也宜勤算賬  
不須淨算用蠻纏  
雖然一點點潮濕  
更比窮僧愈覺高  
此等世情思想去  
豈能依你一條心  
齋神獻佛香頭動

一條性命一般相  
地上蟲豸也一般  
你看當初孫叔敖  
被牛撞死莫能逃  
便將秤梗輕輕觸  
脚玉環來報一遭  
火燭家家要小心  
火星總是自家生  
冤天屈地該何罪  
然後攀談天命存  
後代兒孫弗識字  
便將字紙襯鞵底  
我今勸化世間人  
只消破費點工夫  
要緊時光出點力  
後來免得話多端  
要知窮漢千般苦  
潤潤枯苗也值錢  
窮漢倘沾一點惠  
不差一線半分毫  
罵風罵雨無知輩  
不可圖來了當心

不過無能說語言  
總是一條恩性命  
埋蛇宰相立當朝  
四兒逃到高樓上  
觸死孩兒命一條  
榜樣許多說不盡  
不宜惹火害鄰鄰  
從來家火若不起  
連累別人也不應  
字紙家常要值錢  
皆因字紙弗值錢  
母子雙雙到田間  
切勿看輕這字紙  
人能各處行方便  
豈非好事易完成  
你如吞吃別人債  
一個銅錢也極難  
有猶之人寬一毫  
時常感謝一遭遭  
天時偶爾遇陰晴  
罰入敲牙拔舌門  
指望神明降你福

就有一些不到處  
得周旋處且周旋  
宋郊救了螻蛄命  
牛也追來未肯饒  
更有蓬蓬一麻雀  
請君思想一遭遭  
人人都說是天意  
野火何曾到你們  
所以我今要勸你  
必須敬重一年年  
宋世沂公惜字紙  
青天霹靂來打死  
碑頭當路早先除  
賽過燒香拜佛菩  
欠人債項要清還  
只怕來生也要還  
你若寬舒一點利  
水牛背上拔根毛  
一心還要但願你  
切勿心中有怨嗔  
多少戲言拋講話  
你何裏清這神明

當時好歹雖不見  
禍來與你便抽筋  
就是挑灰并出糞  
也宜避過二三分  
家堂厨竈須清潔  
暗裏虧原吃弗輕  
你不去時原任你  
休圖了當做虛文  
口間不做虧心事  
折毒原來在自身  
浪淘沙 世上許多  
心正後身修孔聖  
不聽好人言 此人  
廣信從道老先生  
間講張善教道事  
陰德也積得不少  
不起了所以凡事  
惜麼聽我宣來

日後翻身總見清  
請看不信陰陽者  
也宜費點太平心  
休將臭氣來傷觸  
離離東西動不成  
只為世人多懵懂  
去時斷不可荒唐  
你能心念祭如在  
半夜敲門不吃驚  
你若做來觸箭事  
心亂說紛紛但知  
後身修孔聖傳流  
此入最可憐 後  
廣信從道老先生  
間講張善教道事  
陰德也積得不少  
不起了所以凡事  
惜麼聽我宣來

也有立時來報應  
好處幾時有未曾  
初一月半宜先忌  
觸犯墳塋使不寧  
朔望一爐香報答  
總然這裏亂紛紛  
倘然反慢無心念  
纔算真修孝子心  
無事罵人多罪過  
後來還要害兒孫  
佛與看經這箇心  
田端正好纔算真  
後來眼淚出 懊  
廣信從道老先生  
間講張善教道事  
陰德也積得不少  
不起了所以凡事  
惜麼聽我宣來

重重禍福到門庭  
家常小事亦經心  
菩薩壇前也遠行  
倘若墳塋不安穩  
自然人口保平安  
名山福地去燒香  
何必空空做鬧忙  
開口莫談落口話  
惡言咒語自傷身  
勸君一一長思想  
不理會什麼修行  
田端正好纔算真  
後來眼淚出 懊  
廣信從道老先生  
間講張善教道事  
陰德也積得不少  
不起了所以凡事  
惜麼聽我宣來

福來與你原不見  
不可荒唐信意行  
就是墳塋田裏面  
你們就要見災星  
你如反慢無心念  
也要誠心到福堂  
祭祀祖宗要至誠  
守身要學正經人  
你如說了觸箭話  
不可通盤看不清  
福來與你原不見  
不可荒唐信意行  
就是墳塋田裏面  
你們就要見災星  
你如反慢無心念  
也要誠心到福堂  
祭祀祖宗要至誠  
守身要學正經人  
你如說了觸箭話  
不可通盤看不清

興起橋功道路來  
教人歸正育人材  
興頭浪費奢華事  
不可希圖看局來

人人個個樂善哉  
高岡低壩關風水  
斷斷為人是弗該  
倘若手頭來不得

自家拚得銀錢用  
不可公然就掘開  
墳墓祠堂如坍塌  
只宜將就辦將來

別人輸心幫助來  
平地劈空與殿宇  
不須將惜這錢財  
不知世上許多人

義學書房也興起  
害傷多少地方財  
親喪二事當依禮  
每事橋樑要自能



擅起風波擅作主 慣生事體惜與兵  
 歪邪樣子便重新 先人筆跡糊塗過  
 田裏孤墳處處多 年深月久易消磨  
 大來日後便登科 古來榜樣多多少  
 希圖多時三根稻 連了家私送斷筋  
 不可由他磨滅完 關了許多風化處  
 更有後人追究起 一無憑據眼睛前  
 多了頭來難罷休 有益事情宜早做  
 凡事在人為 原無一定哉  
 廣信從道老先生這個施舍一道又當如何張善教道自從開天闢地下來直到如今這些有銅錢的善  
 事再說不盡我且把三個富戶的善事對你講來第一個是周朝晏平仲做了齊國宰相身上還穿  
 件破皮襖出門還坐個破車子駕匹瘦馬他待父母妻三黨的行事便大不相同了父黨呢出門無不坐  
 車子當初坐車子的就如如今人坐轎子一般也母黨呢是個個穿綢緞者絹拖魚拖肉的吃用妻黨呢並無  
 一個吞饑受餓第二個是宋朝的范文正公蘇州人做了官歸家置義田千畝膳養合族人人每日一升  
 米每年冬夏一身衣不論婚喪二事一切大小花費總到公中去領族中選了一個正經能幹的人管了  
 總賬子孫世守之總是如此第三個是本朝的申閩老也是蘇州人做了官也學范家的模樣也置義  
 田膳養合族子孫守之也世世如此還記得有一個窮漢江西的舒德溥成化年間在湖廣處館所得修  
 金只有十三兩一日歸家路上遇著一個人家婆媳兩個哀啼舒德溥問他為何舒德溥問他為何舒德溥問  
 人說道丈夫欠了官銀無以低償要將這個妻子去變賣我婆媳兩人不忍折開故而啼哭舒德溥問  
 是實即勸同伴十多人各湊銀兩濟同伴不允舒德溥即將自己銀十三兩一併與之以免活折不料路  
 上風水不順就攔起來缺了盤費在路餓了兩日同伴皆笑他癡氣走到家立刻向妻要食物妻說一粒  
 米也沒有德溥道且向鄰舍借來應急妻道已借了多車也亦東修來還德溥便將路上的事對妻子細

細說了一遍妻喜曰誠如此我到山上去挑此苦菜來吃一飽罷說畢即往取來一飽其夜妻忽聽見門  
 外有神明喊曰今宵苦菜明年產狀元到了明年果然生一個兒子取名叫芬年十九登鄉薦二十歲  
 中成化丁未狀元 你今手裏有銅錢  
 或依齊國晏平仲 此輩所為都好樣  
 惜懂之人心最硬 一生不肯半文錢  
 許多惜懂眼睛前 奢華浪費原拚得  
 有錢寧可買狗肉 要請香燒便沒錢  
 就有家私也要完 所以古來世路上  
 惟有窮人最可憐 一無吃用一無穿  
 他偏單褲弗連牽 別人歲晚多吃局  
 富豪狠狠來追逼 棧要搬來門要捐  
 偏偏弗應急人邊 客人來往無斟酌  
 向人開口求移借 聲氣低來總是寒  
 再向誰家去察探 所說上山擒虎易  
 手裏連連還要麼 並無一刻好偷閒  
 冷極單衣穿對穿 更有一般窮漢苦  
 或助柴薪并米麥 誰能保得千年富  
 不須錯過眼睛前 眼淚汪汪門裏邊  
 無人照應無商議 此種苦頭說不盡  
 真是叫天沒有天 發心煮粥是荒年  
 正經事體全丟過 弄出花頭害子孫  
 你能照料堆填好 請你思量一遍過  
 此中事情處處有 此中尊障多多少  
 宜宜迷失亂團團 無榮無辱且停休  
 人識時務 纔得算高才  
 邪路交關獨認真 老例忽然要改換  
 奉勸不知世事者 不須平地起風塵  
 多少癡人剝削墳 小則定然多稱意  
 請君一看分明 後來家產易完成  
 一朝古跡如磨滅 遠年古跡要修全  
 關會人間一角天 隨常聞事莫多頭  
 倘然有損而無益 切莫開端弄事頭



與人為善廣流傳 菴堂廟宇宜修整 神像裝金也助錢 高懸夜燈皆有益 或如買物放生全  
人當應施須包補 失路之人贈幾錢 種種世情說不盡 任君尊意逞心田

浪淘沙 世界是滄桑變幻無常你能為善對穹蒼自有蒼天來報應賜你禱禱  
你也來燒香我也同行兩人一路話來長看你來形并去跡如吃沙糖  
我費這心腸在此華陽交談與你少年郎句句盡為要緊話你去思量  
你這小官人想必根深源有緣來會我年尊願你牢守謹記著一路話文

俗話謔說 來頭皆有由 人能依得此 纔得算真修

兩人一頭走一頭說滿山遊玩自從天心凹裏下來不覺已到脫凡胎所在了廣信從道老先生如此詩  
諄教誨晚輩一一拜服他日歸家必當將老先生所說的話從頭至尾一一謄錄出來朝夕捧讀張善教  
道小官人你既有此心老漢香籃裏現有一本在此與了你罷說畢隨即取出來與廣信從廣信從接了  
一看見是真修寶卷隨即向深深一揖那老香客伸手向廣信從背上一撲道請罷那廣信從忽聞一  
陣異香撲鼻抬起頭來不見了老香客但見山清水秀鳥語花香此時吃驚不小即忙跪下向空中拜了  
百拜拜畢立起身來向揚州一路歸家不一日到了家中拜見了父母會見了妻子便將路上遇著這位  
老香客的始末根由說了一遍隨即擺出香案來將寶卷一一宣起通都人聞之莫不以為奇事都來聽  
宣其時天啟元年三月十八日也廣信從得此寶卷各處宣揚心中十分歡喜因又附天下樂詞一首於  
後其詞曰

想是新書雲外來憑空妙境開俗情兒一一巧多裁抄謄散四方傳流徧九垓所到處晴不哈哈笑滿懷  
這廣信從以後一切做事件件總依卷上的話一一說話句句總依這卷上的道理各處存心愈加拚得  
施捨然而家產反比從前一步勝一步這叫做明中去暗中來越捨越有也生五個兒子七個孫男九個  
重孫十一個元孫五代一堂合家歡樂壽元活到九十八歲而且夫婦雙全一齊都清健與化縣裏算第  
一個全福第一家善門一日飯後朦朧睡去忽然看見從前在大茅山遇著這位六十來歲的老香客前  
來說道阿唷你好善根也我彼時在茅山等這真修行的話不過對你略談幾句不料你歸家如此聽信

如此真修如今你功行圓滿七日後我來接引你到大道上去也有詩一首為證歌曰暫隔煙霞幾度春  
少年已作老年人桃源有路隨流水喚爾漁郎來問津話畢將手向廣信從一推廣信從醒來却是一夢  
心裏思量想必是我歸山去也隨即喚喚長子長孫去請各處親友前來相會不可有誤停七日諸親友  
果然一齊都到廣家高廳上已擺酒二十餘席各人坐下吃酒到了席散後眾親友開言道老大人呼喚  
晚輩到來有何見教廣信從便將夢中的話細細說了一遍眾親友道夢中恍惚雖則疑心究竟作不得  
準正在分說忽然聽見虛空中細細細細的聲音從半天裏吹打下來十分好聽且有異香滿屋眾人齊  
到天井去觀望廣信從獨坐高廳上哈哈一笑眾人旋轉身來但見廣信從自己眼氣已絕眾人嚇得慌  
張隨即一齊跪下拜送只見那細細細細的聲音遠達到半天裏去了當日有人題詩二首其一曰努力  
真修數十年一生修得好團圓如今縹緲登霞去又像神仙上九天其二曰當年香客語從容相與交談  
有曲峰傳得真修煉法後來如許福重重各位假使廣姓君子不聽這真修行的話則這個活神仙的  
模樣全福的結局亦何由而有哉問話不表寶卷已畢再宣幾句以晚列位勸列位及早修行不可等到  
老來懊悔嫌遲也

名叫真修真的確 出場全孝又全忠 再將幾句贈諸公 俗情大略盡言說 字字宣來滋味濃  
正文施捨救貧窮 大明天啟年間事 興化維揚廣信從 一切行為都滿豐 末後收場還更有  
你今聽了他言語 就是真修修煉工 自古成仙并成佛 可敬眼前張善教 傳流世上獻神通  
也是真修修到通 各位你今來聽了 必須相信共依從 歸家急急修行去 錯過光陰不再逢  
公修公德人人說 真修全是真誠話 句句宣來今古風 奉請各人心裏想 必須及早用些功  
別尋道路是真空 休嘆年來手裏窮 只要心腸平正好 不須全靠錢東 盡忠盡孝全天理  
做事橋樑須奉公 姦盜邪淫勿去做 一生守定善門中 眼前孽障不肯作 就是真修現在功  
各位此番聽了去 不須只當耳邊風 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難買寸光陰 勸君及早修行去  
錯過光陰何處尋 你看眼前世上人 來來往往許多人 高低雖是千層餅 禍福來頭皆有根







B

20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399  
66-15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